

❖美文阅读

拾光开学季

●夏见

一转眼又到开学季，看着孩子们为开学忙碌起来，我也想起了自己多年以前经历的开学季。那时轻松快乐又充满期待，至今怀念不已。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上小学，那时的开学日期是固定的：秋季为9月1日，春季为3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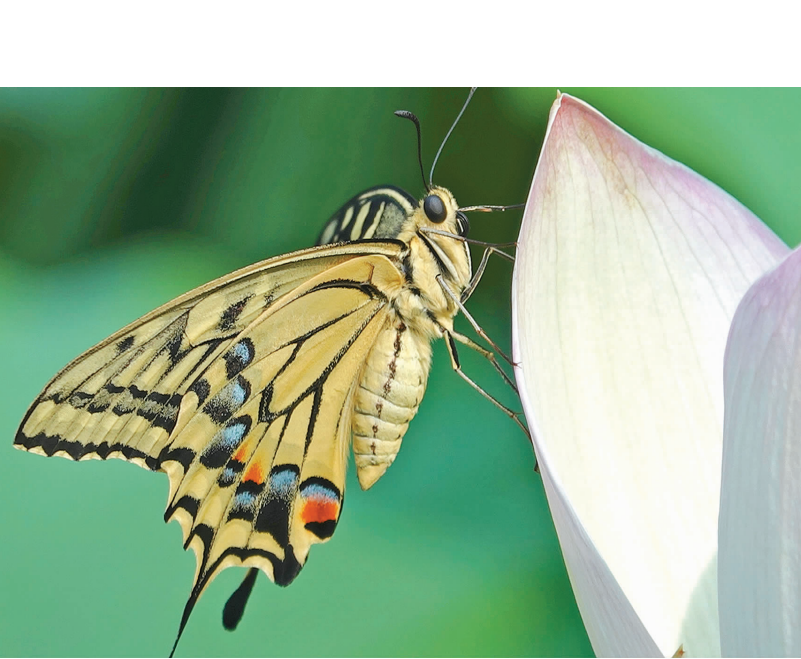
每当距开学还有十来天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便对开学的事情念念在心了。家长把注意力集中到院坝里来回跑动的几只鸡身上，天天计算着它们还能生多少蛋，希望卖蛋能攒够学费。那时学费不多，每人每学期2元或3元不等，我最高一学期交过3.5元。但那时候子女多，如果家里有两三个小孩读书，也不是一笔小數。鸡蛋卖5分钱一枚，想靠卖鸡蛋凑足学费，显然很难。于是，很多家庭便在年初孵一窝小鸡，到下一轮开学时，这些鸡差不多就可以变现了。直到开学那天，孩子们攥着学费坐在教室里，家长们才会松一口气。

我们这些“不知油盐贵”的孩子，倒是巴望着早点开学。虽然假期没有家庭作业，但家里家外的各种劳动还是少不了。尤其暑假期间，大人都早出晚归，学生除了在家煮饭、带弟妹外，还要去帮家里挣工分，如放牛、割草、捡谷穗、晒谷草、摘蔬菜等，晒得全身黢黑。寒假期間，也要做放牛、捡柴禾、拾野粪、打猪草等活儿。而开学，就意味着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可以心驰神往地读新课本。我老家地处偏僻乡村，家里除了课本，再也难见半张有文字或图画的废纸，所以总对新课本充满美妙的猜想和期待。

我们的村小，在离我家半里地的半山腰上。快开学时，我每天都会望着山腰上寂静的学校，想象着开学那天老师和同学们见面的高兴情景，想象着新课本的墨香味和新课本的故事。走到街上，碰到班里的同学，都要互相约一约开学那天几时去报到、课间玩什么游戏。开学的前两天，我会把干净的衣服和红领巾整理好，蓝布书包洗干净，把自来水笔的墨水吸得饱饱的，铅笔削得尖溜溜的……全部的空余时间，都用在了迎接开学的准备工作上。

开学前一天晚上，我总激动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天微亮就迫不及待起床。开学这天是我自动起床最早的一天，也是主动把自己收拾得最干净整洁的一天。脸洗了又洗，衣领理了又理，就想着干干净净地去见老师和同学。从家到学校这段小路，虽然每天都走，可开学这天走起来，与平时似乎感觉不一样：天上的云彩，比往常更美丽；铺在路上的阳光，比往常更明亮；飞来飞去的鸟儿，叫声比往常更动听；风吹脸上比往常更舒服……现在想来，有这样的美好感觉，都是因为那时学习没压力，身心轻松自在，心情好就什么都好。

开学那天，同学们都到得很早。大家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笑逐颜开地向老师敬礼问好，叽叽喳喳地互相打招呼，学校热闹得像个喜鹊窝。没等老师安排，我们就抢着拿起工具打扫卫生，整理课桌板凳……一切完毕后，上课铃响起，我们鱼贯而入教室，唱起熟悉的课前歌——怀抱梦想的新学期，就这样快乐地开始了……



蝶戀荷香 肖定怀 攝

❖小小小说看台

怪爷是个鳏夫。他在家族中行七，按理应当叫七爷。不过，白云村的乡亲们私下都喜欢称他“怪爷”。提起怪爷，乡亲们有说不完的话。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大都不离一个“怪”字。

村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漂亮的楼房，只有怪爷仍守着一正两厢的祖传老屋。偌大的白云村，仿佛新衣上缀了个旧补丁，非常刺眼。乡亲们劝他将老屋翻新，他硬是不肯，说是要为大伙儿留个念想。农闲时，那些上了岁数的乡亲们，都爱来这老屋，坐在旧八仙桌边，吸着旱烟，喝着老黄茶，拉家常。

那些年，村里数五婶家最穷。

丈夫是个药罐子，长年卧病在床，全靠五婶拉扯着四个娃。一到农忙时节，怪爷总是不请自来，干活儿卖力，一个顶俩。

五婶清楚地记得，怪爷第一次来帮工时，她过意不去，到镇上肉铺赊了半斤肉，做了一碗辣椒炒肉。吃完饭，收拾桌子，她才发现碗里的辣椒都光了，那薄如刨花的几片肉，竟然一片不少，顿时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第三天帮工结束的晚上，怪爷的筷子才去碰那几片肉，自己却不吃，全分给了四个娃。

白云村周围，群山环绕，药材资源丰富饶。入秋后，乡亲们就会进山采药。别人喜欢结伴，怪爷偏爱

独行。要论村里采药谁最强，怪爷要是数第二，没人敢争第一。哪座山头产桔梗，哪片山坡长柴胡，哪处山谷出百合，他们儿清！每次采药归来，怪爷肩头的布袋都鼓鼓的，塞满了桔梗、柴胡、苍术、百合等各色草药。

有个后生想弄清怪爷采药的诀窍，趁怪爷提着药锄进山时，偷偷跟在后面。一路看下来，还真瞧出了一些门道。别人挖草药连锅端，怪爷不一样，每处总会留一些幼苗。

每年春天，村前白云河上的冰都消了的时候，怪爷的门就大开着，直到秋后才关上。无论白天还

是夜晚，都是如此。

有个城里来的人到白云村拍视频，听闻此事，大奇，想一探究竟。于是去拜访怪爷，询问为何每年从初春到秋末要敞开大门。怪爷用旱烟杆指着屋梁上的燕巢，幽幽地说：“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得为老伙计留道啊！”那人心头一亮，马上将手机的镜头对准洞开的大门。不一会儿，就有一只燕子轻盈地穿门而入，“嗖”地飞进了巢中。

怪爷活到了八十三，算是高寿了。葬礼很热闹，白云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

怪爷走后，那幢老屋的大门，一直敞开着。



天光水影共绚烂 孔祥秋 攝

真相

●黄一辉

有一天，桂花妈终于忍不住了。刚刚吃完早饭，桂花妈就把桂花堵在了家里，问道：“你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你已经二十五岁了，你不急我还急呢！”“反正要找一个我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就不嫁！”桂花坚定地回答道。

桂花妈生气地大声道：“从十六岁就有人来给你做媒，你就是不嫁。你今天不给我说出个道理来，我就死给你看。”桂花说：“妈，我就是喜欢文峰，你怎么就瞧不起他

呀？你就成全我们吧！”

桂花妈苦口婆心地劝道：“文峰这孩子我也喜欢。只是他家兄弟姐妹四个，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了，还他干不了农活，又没有一技之长，他将来拿什么养活你和孩子？你怎么就不明白妈妈的心思？”

就这样，桂花的婚事一直就这么拖着。一年后，文峰拿着父亲为他借来的三百元钱离开了村庄。没过多久，桂花也在村里没有

了踪影，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一晃十年过去了。桂花妈因病去世，桂花和文峰开着豪车回来了，还带着他们的儿子明明。

桂花对大姐说：“幸亏我的闺蜜小琴帮我打听到了文峰的地址，才没有让自己悔恨终生。”大姐哭着对桂花说：“小妹啊，其实是妈妈打听到了文峰的地址，让小琴告诉你的。你不应该对妈妈有怨气啊！”

桂花听罢，趴在妈妈坟头哭得死去活来……

月亮代表我的心

●施崇伟

子，教过的学生能从重庆市区排到县城，可此刻唱到“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时声音却突然劈叉了，像被岁月磨钝的琴弦。

莲跟着轻轻和。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化疗后特有的沙哑，却把跑调的盛稳稳托住。唱到一半，两人都哭了，眼泪砸在交握的手上，像岗顶上落下的雨。

让人想起五十年前的岗顶上。那时盛还是个裤脚沾泥的农家娃，莲住在隔壁红砖墙院子里，是公社书记的女儿。山路上的石板被两人踩得发亮，盛总帮莲拎沉重的布包，包里是她妈给供销社进的花布；井台边，两人捧着粗瓷碗喝凉水，水珠顺着莲的下巴滴下来，盛总想递块手帕，又没勇气。

初中毕业那天，盛背着行李去县城读师范，莲去粮站报到。她塞给盛一块玉米饼，热乎的，用粗布帕子包着。“粮站管饭，”她说，“你在校别饿着。”

莲的工资每月三十一块五，给盛寄二十，自己只留十一块五。他想买把小提琴，莲就把粮票换成钱，汇款单附言栏里总写“别饿着”。那把琴的琴盒里，总飘着淡淡的玉米饼香。

盛毕业后分到乡镇中学，莲还

是夜晚，都是如此。

梨花香漫金川

●齐凤艳

（一）

又一夜春风浩荡。
梨树们再也按捺不住春情，二月的料峭中，大地就已悸动。
农家的窗户，映着涨得红红的脸庞。
过程美丽繁茂，然后果实饱满，日子滴蜜。

（二）

三月的梦，果农的期盼要实现。
南起丹巴县，北至马尔康，一个红日腾出山岭，万树梨花开。
芬芳第一个拥抱的是，那个提着水桶走来的人。

（三）

素白与淡香弥漫热烈。
金川的山水美滋滋，瞭望见金川的果子甜蜜蜜。

（四）

村庄在花枝中，还是花枝在村庄中？
婴啼、犬吠或者羊的叫声。
春天要有人间气息，花也爱锦词佳句赞它：“轻摇白臂，醉红尘”。

（五）

花朵与雪山遥招手，互凝眸：“山对山来岩对岩，山长水流难分开。”
歌声与哈达一起飘飞。
今日的风在亘古的时光中。

花枝下舞蹈的女人，想用指尖轻触梨花，中途又缩回了手指。
只有那些蜜蜂和蝴蝶才能够用轻盈领略另一种轻盈。
她的柔情啊。

（六）

花瓣都是小巧的玉璧，玲珑音悦耳。
四面八方的游客，来了，美了，走了。

梨花开，梨花落。
寨子内外，碉堡耸立了几百年。
小果子将长出来。屋檐、月和星陪伴着。
注：引号内为金川民歌歌词。

故乡的田埂

●王国平

徜徉在故乡的田埂上
晚风吹散头发
七彩晚霞换妆四野
片片新芽随风泛着绿浪
多美的一幅山水画
地做大画板 春为调色盘
农民用手里的农具书写华章
大片新翻地飘来久违的泥土香
春耕季节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担粮
站在故乡的田埂上
看夕阳，晚霞敛光
醉在梦里

垂钓

●王冲

鱼竿挑起的弧线
在水面划出涟漪
像是你不经意间的微笑
荡开我心底的波澜

浮标下沉又浮起
我握着钓竿的手
等待着未知的悸动

鱼线牵扯的力道
像极了爱情最初的试探
小心翼翼又充满期待
不知会是惊喜还是惊叹

这个初夏
在老运河的柔波里
我钓起了一尾月亮
也钓起了心底的思念

当夕阳把水面染成金色
我收起渔具
把未说出的话语
连同渔获一起沉入河底